

一粒种子见天地 百年耕读有传人

◎ 经济学院 王隼元

四月的风拂过湘江两岸，试验田里的新苗刚刚返青，绿得发亮。从安江农校的老稻田到浏阳河畔的隆平楼，这条路，已经走了七十余年。七十年前，一个二十三岁的年轻人背着行囊，来到雪峰山脚下，在安江农校的老稻田里开始了他的第一堂课。七十年来，他踩出那条田埂小路，早已不是一个人在走。有人沿着它走进实验室，有人沿着它走进南繁基地的烈日，有人沿着它走进非洲的村庄。一个人的脚印，成了无数人的路。

寻稻万里：一粒种子的国家记忆

1953年，23岁的袁隆平从西南农学院毕业，被分配到湘西雪峰山脚下的安江农校任教。他在那里一待就是十八年，一边教书，一边开始了杂交水稻研究。少年时代目睹的饥荒景象令他刻骨铭心——新中国成立前，粮食短缺带来的苦难，让他立下志愿：“作为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农大学生，我下定决心要解决粮食增产问题，不让老百姓挨饿。”

当时国际遗传学界普遍认为水稻是自花授粉作物，没有杂交优势，杂交水稻研究被不少人视为“伪科学”。袁隆平没有退缩，1964年7月，水稻进入花期，他在安江农校的老稻田里，用手一株一株地检查稻穗——两个月，十四万株水稻，最终找到了六棵雄性不育株。这是杂交水稻攻关的第一步，也是一条漫长而孤独的道路的开端。

此后六年，他和助手李必湖、尹华奇组成“三人科研小组”，做了三千多个杂交组合实验，屡战屡败。试验田曾遭人为破坏，多年心血毁于一旦，他们从泥水中抢救幸存的秧苗，从头再来。袁隆平说：“哪有搞科学研究不失败的呢？跌跌撞撞，我再爬起来再干就是了。”

转折发生在1970年11月23日。在海南三亚南红农场的一片沼泽地里，助手李必湖发现了一株花粉育的野生稻。袁隆平彻夜未眠，给这株宝贝取名“野败”——野生稻中的雄性不育株。随后，他做了一个在当时看来近乎“傻”的决定：将珍贵的“野败”材料无偿分送全国十多个省市区的科研人员，并在农场支起小黑板，给各地科研人员作讲读。一场全国攻关大会战就此打响。

1973年，籼型杂交水稻“三系”配套成功，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成功研发和推广杂交水稻的国家。此后近半个世纪，“三系法”到“两系法”，从亩产七白斤到超级稻突破一千五百斤，袁隆平用一生完成了一场关于粮食的革命。有记者问他是否害怕饥荒再次来临，他斩钉截铁地回答：“不可能了！”

如今，杂交水稻在全球数十个国家推广种植，年种植面积达八百万公顷。在马达加斯加，杂交水稻被印在了面积最大的纸币上。这颗从安江农校稻田里出发的种子，最终回响了“谁来养活中国”这个世界之问。

弦歌不辍：一种精神的百年传承

袁隆平身上流淌着中国人“务本崇实”的精神血脉。1903年，周震麟先生等人创办修业学堂，担任校长彭国翰躬行践履，亲自下田，与农友同炊饭，获教育界“为时器”匾额。1938年日寇逼湘，修业农校迁至安化东坪，校无隔夜之粮，粮典当衣物勉炊烟。彭国翰师生课余种菜，兼担销售，传出食米二百余石，使百余名流亡学生得以维持学业。就在这样的绝境中，学校开设了全国唯一的茶科，“愈穷愈振”的校歌在雪峰山间回荡。

这种精神与袁隆平一脉相承。他在安江农校的十八年，从俄语教师做起，到后来讲授作物栽培和遗传育种，始终没有离开过稻田。他曾在自传中回忆，刚到安江时在地图上找了半天都没找到这个“偏僻的地方”，从轮船、火车到汽车，辗转

半个多月才抵达。就在这样的条件下，他开启了杂交水稻的研究之路。晚年他常说自己“上班不打卡，下班最快乐”，一生保持着农人的质朴。他喜欢拉小提琴，年轻时是文艺青年，年近时谈起“不下凉凉梦”仍像个孩子一样开心。这种苦中作乐、愈穷愈振的品格，正是从修业学堂延续至今的精神血脉。

2020年，袁隆平受聘担任湖南农业大学名誉校长。他说：“农业现代化，粮食安全关键在科技、在人才。”一年后，他带着未竟的梦想离去，但他留下的种子，正在无数人手中生根发芽。

扎根千顷：一方沃土的青春守望

四年了，袁隆平并没有真正离开。在湖南农业大学，2022年5月，农学院所在第十二教学楼被正式命名为“隆平楼”。农学院大四学生李奕说：“我们不需要透过屏幕或书本来观望榜样，袁隆平院士的精神就融进隆平楼的每一间课里。”她在隆平楼做水稻实验时因操作失误导致数据偏差，沮丧之际看到墙上袁老的那句“失败了不气馁，再试一次，也许就成功了”，重拾信心返回实验室。“人就像种子，要做一粒好种子的殷切嘱托，已成为当代农大学生最日久的自我鞭策。

飞过陵园的蝴蝶

◎ 生物科学技术学院 冯照琳

那一天，竖在四位新四军烈士墓前的那块空木牌下，烈士遗骸终于显现，阳光透过树叶的间隙，轻轻托起他们的显魂，我看见一只蝴蝶在其上纷飞……

安徽全椒，刘兴村。从前，村里人每年清明节都会顺道去那座坟前清扫、祭拜。2017年，村庄搬迁，老人相继故去。草木疯长，那条通往坟前的小路，渐渐被遗忘在荒草深处。

老村长临睡前，留下一封信——《关于新四军墓的情况反映》。这封信，让一切有了转机。次年清明，村委会决定搬迁烈士墓。三月底，皖东的天气又暖又阴，雨不大，渐渐沥沥地敲打着叶子。村民、记者、鉴定人员，一队人往山里去。

走了快四十分钟，村民刘叔停在一棵半枯的老树下，野草萋萋，几乎看不出任何坟冢的痕迹。只见一块木牌还立着，漆色剥落殆尽，凑近了，才勉强辨出“新四军”三个字。我们蹲下身，拨开草，刨开浮土。挖到半尺深，土色忽然变了，遗骸一点露出来。那些被埋了七十多年的故事，也跟着浮出水面。老村长的遗书里，记着那个1940年秋天的故事。

老村长那年15岁。一天他在田里放牛，看见几个穿着做旧军装的老人从东南过来，说：“我们是新四军，专门打鬼子的。”说话的人跟他差不多年纪，嘴唇干裂，笑容倒是明亮的。那晚上，村里人把他们藏在老胡家里。他们住了三天，第四天鬼子还是找来了。那天几个小战士坐在金庄门前的小河边洗脚，互相泼水，玩闹着。枪声突然响起来，新四军战士对村民说：“你们放心，

我们绝不会让他们接近村庄半步！”说罢，他们从老胡家里冲出去，把鬼子往山里引。枪声响了一阵香的工夫，然后就安静了。第二天，村里人在林子里找到了他们，却只见遗体。最小的手里还握着一枚未及使用的手榴弹，指节僵硬如铁。最大的手里紧紧握着枪，军装口袋里有一封被水浸透的家信，只看得到开头几个字：“母亲大人膝下……”后来，村里人把他们埋在老树下，插了块木牌，后来风雨磨灭了字迹，连名字也没有留下。

我在那片泥土前蹲了很久。他们——四个十四到十六岁的少年，正是读初高中的年纪，和我们差不多大。而他们已经在血肉之中，为祖国筑起了一道防线。我们大多数人还在为考试发愁，还在与父母赌气，未来何去何从仍很少考量。站在他们的墓前，我不禁问自己：如果换作是我，能否像他们一样勇敢？如果他们处于我们这个科技发达、世界和平、机遇众多的时代，人生答卷又会怎样书写？这个问题没有答案，却让我明白了许多。我的方向也更加清晰，我也应该找到一份热爱，与时代同频，投入我全部的生命热情。

最后，政府把他们迁到了附近的烈士陵园，用现代技术找到了他们的家人。七十多年后，英烈们终于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尊敬，他们的事迹也在当今媒体的帮助下传递给了更多人，我相信也启发了更多人。献完花圈，我抬起头。一只蝴蝶从老槐树上飞下来，绕着那片新砌的墓地，一圈，两圈，三圈，迎着太阳，最后向着湛蓝的远方飞去。

清明的雨，向来如约而至。它不似夏雨那般滂沱热烈，也无秋雨那般萧瑟凄寒。它绵柔细腻，如丝如缕，轻洒在枝头，浸润着泥土，悄然落进每个心怀惦念的人心底。古人云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”，这场雨，是天地寄来的深情，是岁月沉淀的哀思；渐渐沥沥间，思念汇成潺湲长河，承载着对先人的追忆、漫溢时光，抵达心底最柔软的角度。

每逢清明，我珍藏的记忆会被细雨轻轻唤醒。那些远去的身影从未真正消散，只是藏进了岁月褶皱，融进了日常的烟火。儿时的清明，我总是跟着长辈回乡祭祖。春雨润湿蜿蜒山路，路边青翠翠着晶莹露珠，山野野花在微风中轻轻摇曳。长辈手挽祭品，怀抱素菊，步履轻盈，神情肃穆，一路无言，唯有脚步声踏过泥洼，与细雨相融，默默诉说着心底的敬重与绵长牵挂。

行至墓前，轻抚拂去墓碑尘土，摆上供品，焚起一柱清香。袅袅青烟伴着细雨缓缓升腾，将心底的牵挂与惦念轻轻诉说。没有浓烈的哀思，只剩静静缅怀，仿佛祖先仍在身旁，静静地聆听着近况，默默地见证着我们的成长，正如白驹过隙，那一句“棠梨花开白杨树，尽是死生别离处”，道尽了生死相隔的怅然，却隔不断魂牵梦萦的思念。长辈叮嘱我们，要铭记先辈教诲，珍惜当下光阴，做正直善良、心怀感恩的人。那些朴素的教诲，伴着清明细雨深深烙印于我们心底，成为成长路上最温暖的指引。

思考外包：

当指尖AI成为思想牢笼

◎ 农学院 张杰蔚

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态势深入大学生思考过程，这一过程正经历着显著的“外包”现象：从依赖AI进行资料搜集、对语句进行精细润色，到直接由算法“代笔”产出一份观点或完成一项作业。这些做法已成为大学生学习过程中的“新常态”。一位敏锐的教授忧心忡忡地感慨：“学生交上来的作业愈发完美，却也愈发陌生，仿佛是一个个机器人在进行写作。”

表面上看，AI是提升学习效率的工具，能迅速完成指令所布置的任务，将学生从繁杂资料搜集以及写作过程中解放出来。清华大學張引教授團隊研究發現，技術能夠助力識別課堂上的“偽學習”現象。然而，當我們習慣於借助AI生成一篇篇看似深刻的文章來替代自己閱讀原著，甚至僅以AI生成格式工整的論文來取代對自身混亂思維的厘清時，思維的惰性地悄然形成。

當思維出現“停機”狀況，大腦相關機能會逐漸萎縮，研究明確指出，長期如此依賴外部工具處理信息，會導致相關神經回路活跃度下降，對長期記憶深度編碼以及批判性思維能力形成產生不利影響。更深層次的危害在於學生學習主體性的瓦解。需要明確指出的是，學習的本質在於學習者通過主動接觸，在困惑探索以及頓悟過程中構建個體化認知體系，並最終培育出獨立判斷和思維的能力。當思考過程被AI所替代，學生便從思想創造者淪為了機器附庸，永遠喪失了在困惑中掙扎、在試錯中成長的寶貴經驗。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：任何工具輸出的“答案”，都需要經過我們自身的生活和實踐來進行檢驗。AI生成內容框架固然

漂亮，但其內在邏輯你是否能夠理解？它所列舉的觀點，能否经得起你後續閱讀資料的檢驗？它所提供的解決方案，是否真正契合實際情況？最終，當你在課堂上遇到老師追問，在答辯中需要為自己觀點進行辯護時，站在場上只能是你自己，而非那個替你思考過的工具。因此，我們必須讓工具輸出的內容在自身認知與實踐的閉環中得到檢驗，用其启发和补充自身思维，而非需要替代或照搬。

我們應有意識地保留並鍛煉那些看似“低效率”但符合人類本質特征的思考過程。面對一個問題，在向AI求助獨立之頭腦風暴前，在白紙上隨意寫下關鍵詞，嘗試用簡樸素語言去描述自己的困惑，甚至僅僅是安靜整理自己的思路。這個過程或許混雜着混亂，毫無邏輯，但恰恰是在這種看似低效掙扎之中，你對自身問題的理解，對知識結構的把握才會真正生長。AI應當成為你這段思考旅程結

束後的“討論伙伴”，而不是旅程起始時的“代步車”。思考能力，需要不斷通過思考本身進行鍛煉，當我們把構思、歸納、推演這些核心環節都進行外包時，實際上是在放棄讓自己變強大的根本途徑。技術和人類共生的最終目標，是讓技術回歸其工具本質。正如浙江師範大學一篇評論中所指出的：我們的使命是培養具備獨立思考能力的人，而非訓練出一批向隅的“向日葵”，我們需要營造的是一個允許學生時而低頭沉思、時而抬頭交流、時而凝視遠方的健康環境。

深夜，當我重新打開一本經典著作，在空白處记录下自己发自内心的疑問和感悟時，心中不禁涌起一絲任何流暢的AI文本都无法給予的快樂和成就感。在人工智能與思考共舞的時代，守護這份素樸而真實的思維衝動，或許是大學能夠給予年輕人最特別的禮物。因為真正的思想，永遠無法被外包。

清明雨落，萬物向榮，一邊是心底的深沉哀思，一邊是眼前的滿目生機，一邊回望過往初心，一邊奔赴前路春光。再啟風骨，枝頭綠意愈發濃郁，田間青翠愈發出芽，紫花盛放向暖驅寒，融入同春青翠發出清亮明輝。這便是生命最美的輪回：逝去之人從未遠去，他們化作春風，凝成細雨，化作眼前的滿園芳華，默默守護著，靜靜期許。我們在追憶中弘揚，生命可貴，貴在心存善念，深情綿長，貴在終身學習。

逝者安息，生者向榮。最好的缅怀，不是沉溺傷悲，而是帶著先輩的关爱与期许，珍惜眼前春光，珍惜身边至亲，认真奔赴每一个平凡朝夕，不负韶华，不负时光，将先辈的教诲化作前行的底气，将过往的温暖化作待人的温柔。往后余生，心怀赤诚，步履坚定，不辜负先辈生命馈赠，不辜负先辈厚望，让爱意永存记忆，让幸福成就勇气。

清明细雨仍在轻洒，思念长河缓缓流淌。我们携着思回望过去，怀敬意奔赴远方。愿这绵绵春雨，洗净尘世喧嚣，抚平心底尘埃，也愿每份思念皆有归处，每份牵挂皆得珍藏。清明时节雨纷纷，我们在追思中铭记先辈教诲，以传承系起远方，让生命在铭记中延续，在传承中生长，在岁月长河里绽放亘古不灭的光芒。

清明雨落 春风向荣

◎ 园艺学院 曹祥磊

年岁渐长，我才慢慢读懂清明真正的深意。它从来不是满含悲戚的节气，而是一场跨越生死的重逢，一次回望初心、敬畏生命的修行。苏轼“十年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难忘”的词句，写透了跨越岁月的深情。我们缅怀先人，怀念的不仅是往日音容，更是传承不息的家风品格，是他们一生坚守的善良赤诚，是藏在岁月里的温情厚待。这份珍贵馈赠，从不会随离别而消散，反倒如春日新芽破土而生，滋养灵魂，让我们读懂生命的分量，明白传承的意义。



浏阳河·副刊

二〇二六年 第二期

官照斌 摄